

## 胡 杨

胡 岚

到罗布人村寨的时候，正午的阳光已经晃得人睁不开眼。连降了两场大雨，气温骤降，强烈的阳光被凉风冲淡，初秋的凉意氤氲在空气中。

天空蓝得一泻千里，胡杨绿得郁郁葱葱。罗布人村寨门前胡杨木雕成的巨型鱼形图腾，早已晒得干枯苍白，在阳光强烈的照射下兀自向长空展示千年不朽的姿态。

通往村寨的路，被几株粗壮的百年胡杨拦截。树身粗糙、纹理斑驳，岁月像一柄利斧，刻下干裂老皱的印痕，苍老的年轮上绘制出一幅幅由时间经过的地图。

区间车在新修的公路上行驶，柏油路像蜿蜒的黑蛇，盘绕在沙漠周边。远处胡杨葱绿，漫延的黄沙侵入视野，远处是无尽的沙海。

路边一丛丛芦苇在风中起伏，一只白鹭像雕塑一样支着细零零的脚立在海子边，风吹过来，它不动。来往的车辆疾驰而去，它云一样洁白的羽翼在风中一动不动。临波顾影？我们的车快速地驶过，它快速扇动羽翼表示应和，随即笃定地立在那里。

区间车的终点是神女湖，我们已经环行20公里。在神女湖面前，之前沸腾的欢乐，霎时变得静默的无言。是的，在湖水面前一切语言都是多余。木栈道，草亭，沉静的湖水，让躁动的心安宁下来。片刻的静默后，随即是相机和手机频频地举动，每个人都发出惊叹声，每一帧照片都美轮美奂。像是入了仙境，沾染了神女湖的灵秀，个个美得飘逸、自然。

我似乎有点明白，神女湖得名的原因了。那一汪蓝是上天赐给大沙漠的福祉。湖水随着视角变幻着颜色，神女湖如嵌在沙漠中一面碧蓝的镜子，一望无际，怎一个蓝字了得？蓝的尽头还是蓝。湖水和蓝天相映，水天一色。沙漠与湖水神奇地融合在一处，我的视阈迷失在神女湖深不可测的深蓝浅蓝里。

绕过湖走上沙丘，从高处望去，湖水又成为一弯绿玉，在秋日的暖阳下，莹润、微漾。那是怎样的绿啊，绿的深处看不见绿，浅处又泛着碧玉般润洁的光。神女湖，以它变幻莫测的颜色、幽清静谧的气息，吸引着一波又一波蜂拥而至的游人。

脚下是起伏的沙丘。流沙带来的细腻、温热，安抚着城市里的喧嚷。漫无边际的大沙漠苍茫、辽远。有什么扰攘，有什么烦心事，来这里坐一坐，捧一把流沙，就，好了。在大沙漠面前所有的不堪、困惑都能被接纳，现代生活的纷繁与物欲中的迷失，在这里都能厘清。塔克拉玛干以它像大海一样的心胸，无所不在的宽广，接纳着世间所有的苦难、悲欢和艰辛。有什么抑郁难平，有什么心结难解，在塔克拉玛干辽阔无际的苍茫面前，都像一粒沙一样渺小。那么，我们



思想者 徐群 摄

还有什么不能放下。

湖水和流沙构成了天地间和谐的画卷。它们共同的属性是细腻、温柔，随风起伏，形成不同层次的波纹。水是流动的沙呀，沙是凝固的海，只不过存在的形态不一样罢了。在无风的丽日，当流沙细腻地从你的脚踝滑过，当你从沙丘上滑下，当你从深陷的流沙中拔出双脚，当你的身体发肤，彻底感受到流沙细腻而无所不在的抚慰，你能说得清，更喜欢哪一个？

远处戏沙的人群，不时传来欢愉的笑声。起伏的沙丘后面，出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胡杨，那是绿色的胡杨方阵。

一直对胡杨树有一种敬仰之情。用沧桑来注解胡杨，最是妥帖不过。见过胡杨你就知道，这个词仿佛就是为它而造。

我曾在塔河大桥见过一片胡杨林。它们形态各异，每一种姿态都是大地上无言的庄重。它们是征战的士兵，是翘首等待的妇人，或三四株并排而立，左右旁逸的枝叶像大地上的舞者，又像是伸出巨擘指点山河。像是经过战争烽火，有的胡杨树身断裂，干枯的枝桠依然指向天空；有的胡杨树身呈现半边枝叶繁茂，半边枯裂的奇观。胡杨树在危急时刻会自断生命的供给，在极度缺水的时候，它们会主动做出牺牲、取舍；有的胡杨，树皮褪去，树身泛白干枯，却依然坚固，它们的存在就是对不朽最好的注解；还有些胡杨，树身倒地，却依然保持着树的尊严，依然粗壮、坚固，令人震撼。这种震撼是来自生命本身，对抗恶劣自然环境的无所畏惧。

那天在罗布人村寨，一个人指着一截干枯、粗大的胡杨说，看，它还活着。那截树身已经看不到丝毫生命的迹象，它无枝无叶，已干枯。可是它就立在那里，仿佛从来就是如此，它的存在就是活着。要是在北方的大沙漠见到这样的胡杨，一定不要奇怪。它的确是活着的，胡杨树是长寿之王。塔河大桥的那片胡杨林，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年了，我们人类是活不过它们的。他们是地球上不屈

的生命，无论是活着的、还是干枯的，都在大沙漠上昭示着生命的倔强不屈，悲壮沧桑。

塔里木河边的胡杨林死而不朽。它们是苍凉，倔强，沧桑，悲壮，厚重，坚强，艰险，艰辛，艰苦，苦难，灾厄，肃穆，敬畏，壮观，还是永恒，是生生不息，是大地精神。见过这些树，你会懂得生命，不止是脆弱有，还有永恒。它们如同雕塑般静止的生命仿佛永远如此。它们是立在大沙漠上的精神图腾，是大地上孤独的王，是时间长河里永不流逝的生命。面对这样的生命怎能不让人心存敬意？

胡杨是树木里的贵族。一个人的高贵不是它的华服，而是它的精神气质，胡杨就是这样。秋天的胡杨，把太阳的万丈金光都披在身上。树身镶满了金币，烁烁金黄。“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这是黄巢写菊花的诗，那是因为他没有见过秋天身披黄金甲的胡杨，如果见过，一定会颠覆他的视野。了解胡杨的气势是需要有高度。在云天，可以看见，在浩瀚无际的沙漠上，胡杨莽莽苍苍，身披金甲，气势恢宏，金色灿然。在塔里木河浩瀚的水域上，见到金色、蓝色汇聚的色彩有多么明亮、高贵，就会知道，什么是大自然的造化钟神秀。就会懂得，大地上什么是适者生存，人类是何等微小。

看胡杨最佳的时机在十月下旬，短短十天，胡杨把美炫到极致。秋风过处，簌簌黄叶缤纷而下，湖水湛蓝，流沙为之倾慕。身在其中，你几乎会以为，进到童话世界了，细腻、粗犷、静止、流动，天地之间的美莫过于此。胡杨凛冽的贵族气，胡杨内在的精神，带给你视阈上的冲击，这些非亲临而不可言说。

一生是要看一次胡杨的。天空湛蓝，河水清绿，胡杨金黄，云朵洁白，如果这些时机凑巧，你一定能见到最美的胡杨。不只是色彩的美，还有辽阔的沙漠，无际的蓝天，你能见到大地上真正的勇士和贵族，胡杨是当之无愧的。只有见过胡杨，见过大沙漠的人，才是无惧生死的。

## 霜花映秋红

谢光明

寒来千树薄。繁华精彩的秋天退潮后，兰缸炮炸，总还有那一点秋红，像粘稠的饴糖，挂在枝头，黏在心上。

小区绿化带里，有几棵石榴树，每年初夏开花，秋季结果，按部就班遵循着四季自然规律。去年，有一棵石榴树夏天睡过了头，到秋天才想起来要开花，结果的时候已是隆冬。突如其来一场雪，那棵石榴树上火红的石榴，像一个个点亮的小灯笼，挂在积雪的树上，洋溢着诱人的果酱味道。白雪红榴，美丽的意外，让人惊艳了目光，错乱了时光。

构树结果比较早，初秋时节，瓜瓢红的果实便垂悬在绿叶下，像一位清纯的少女，以绿色为主调，用一条红丝巾搭配小面积的着装，清爽不突兀，灵动而隽永。经常有一只叫不出名字的小雀，飞来啄食红艳艳的果实，摇动构树树枝，构建出超脱的自然境界。

秋红之美，意蕴深长，犹如浓酒，一点点足够。冬青树四季常绿，树形端详，淡淡的清香来自枝枝叶叶。冬青树秋天结的果实是要经受乍暖还寒的侵袭，烈日如炬的炙烤和秋后凉爽的历练，方红如小赤豆，不动声色藏匿于枝头，别有风韵。

南天竹从叶到果，红得彻底。叶与果一直延伸的寒冬腊月，给江南枯燥的冬天，抹上一点鲜艳的哑光唇妆，独自演绎一出小家碧玉的“雪里红”，于极端恶劣的天气里，用微小的美丽讴歌生命的魅力。

“隔岸人家西日外，数株红柿压疏篱”。秋后的柿子树闲逸空疏，是一幅笔墨简淡的国画，枝头大片的留白，摈弃了外在的繁华，向内追求精神的安静与丰盈。柿子恐怕是最后的一抹秋红吧，叶子落光，柿子红透，往往已是初冬，三五柿子挂在枝头，红艳艳格外醒目，为苍茫失色的天空、萧索荒败的大地平添一份激动和希望。

秋红的柿子，以整个萧杀的初冬为底色，衬托它微小红艳的主体。点点挂在风中的小小秋红，在人的眼里会变得浓墨重彩起来，盖过了原野的寥廓的。明亮的一抹红，更像一位天生丽质的女子，白墙黛瓦、田畴旷野，亦或是江南翠竹掩映的水岸，独成一树风景。

记忆中，邻家院子的墙根边，有一棵柿子树，正对着我的窗户。秋天，结的红柿子晶莹剔透，味道爽口多汁，凉甜不腻。青梅竹马的邻家女儿，青春期后长得非常漂亮，每每见到她，总是心慌意乱。我一次次倚窗而立，盼着她出现在树下的身影。年轻时候总觉得来日方长，时间是爱的铺垫，却不想一转身便物是人非。如今，唯有青涩的青春，不曾说出口的暗恋，和那一树红彤彤的柿子，留在心底。

最后一抹秋红，成熟且丰盈，像夜空的孤星闪烁。它是安静又炽热的火种，穿越凉透的大地和空舞的雨雪，延伸到春天，发芽，开花。

